

◆ 流年碎影

两份纸媒见证安庆沦陷

陈向东 文/图

1938年6月12日，古城安庆沦陷日寇之手。是日，也是皖城安庆由盛而衰之始日。

今春，我收藏了1份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（1938年6月13日）日本《新爱知新闻社》出版发行的《新爱知》号外，正反两面，长41厘米，宽26.5厘米。

号外右侧头条有“占领安庆城，原田部队乘胜进击”的大幅显赫新闻标题，刺人眼目，标题左侧有安庆及长江沿线战争态势图。该条新闻发自安庆。内容大致为：

（安庆十三日发同盟至急电）

安庆城被占领，原田部队首先冲入

在猛烈的攻击之下，我军于十二日早晨突破安庆城门，原田部队率先杀入，继而高杉部队紧随其后。城内激烈的战斗持续，敌军猛烈抵抗。经过数小时激战，各部队合力歼敌，至上午10时，安庆城头高举日本旗，我军完全占领了安庆城。

另有第三条新闻：陆海协同作战，太子矶炮台迅速被攻陷

陆海方面也展开了协同攻势，迅速攻占太子矶的敌方炮台。这次作战取得了显著战果，对后续战局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有关安庆沦陷，我收藏的1940年10月13日的江西《捷报》在第四版“义民谈”栏目，有作者乡人之“安庆的哭声”一文，其描述更为详尽：

南京失陷后，安庆城居民已逃难了三分之二。城中人迹稀少，市场萧条。川军将军杨森入驻后，发动军民，号召逃亡难民回宜安居乐业。并声称，日军进不了安庆。为安抚民心，一次杨将军骑着高头大马巡视，见一伤兵扰民，当场枪毙。逃民渐渐回流，皖城又渐起生气。谁知灾祸很快降临。

6月12日上午，江边来了大批日军，在距



安庆30里的新河登陆，曾被我守军击退。安庆居民开始撤退。不过这几天下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居民们，不，应当称逃民了，扶老携幼背着小包裹，出西门逃难，上面有雨，下边有泥，都在路上挤着，日机来了，先用机枪扫射，13日日机竟掷了炸弹，于是死了100多人，受伤不止此数。

西门外有一处叫小桥，因为水涨便搭了浮桥，一时义民争先恐后逃生，不少人掉水里了。这一天，安庆的几万居民完全退出了。

日军占领安庆后，从城郊搜捕了二三百名儿童，骗在皖钟大舞台里，用意不明。皖钟大舞台一带，都可以听到孩子的尖叫声和凄惨的哭声。大好的安庆，就在这哭声里完全沦陷了。

◆ 安庆人物谱

五庙牌坊

程为本

潜山市五庙乡有一处特别的牌坊，旌表的是一位“忠孝两全”的人。他的名字叫程嘉焕，又名程文甫，生于1622年，居程家冲，卒于1670年，享年四十九岁。

程嘉焕身材魁梧，精学《春秋》及孙吴兵法，人称奇男子。其父程一聘，数次率众抗匪有功，被匪所害，入县志“忠节卷”。

明代末，社会动荡。明崇祯14年（1641），莽麦寨匪首崩发以引诱程一聘入伙，让程当首领，遭到拒绝，便夜袭程一聘全家，程一聘及程嘉焕的哥哥等多人被害。程嘉焕时年二十岁，在仆人的帮助下，背着母亲苦战脱险。

清顺治6年（1649），崩发仍然占山为匪，并纠集散匪张祚祯、陈馥等扩大阵势，继续为害百姓。张祚祯原为莽麦寨匪首，曾数次被程一聘率众打散。

根据《程氏宗谱·世忠堂》记载，顺治六年，官府四次发布告示，剿灭莽麦寨土匪，可见该匪的势力之大。莽麦寨位于潜山、太湖两县交界处，潜太两县深知程嘉焕世代忠勇，荐举为乡勇长，并委以前营先锋之职，领兵平贼，居然连平48堡，包括莽麦寨众匪被一网打尽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1652年，官府因他“忠勇”，专门上书，准备论功录用，而程嘉焕则以“乱贼已平，家有老母需要供奉”而坚辞不受。地方上下为之感动。程嘉

焕为民除害，为朝廷安邦，是为忠；录用不受而回家事母，是为孝。真是“忠孝两全”之人。

程嘉焕归家后，除了赡养母亲外，还尽力供养孀嫂以及两个年幼的侄子直至成人，他立下遗嘱：“日后子侄平等承家产。”让侄子跟儿子一样的继承遗产。他一生仗义疏财，扶贫济困，有豪杰之风。所以大家称他是“忠、孝、仁、义、俊美之完人”。

程嘉焕去世后，潜、太两县百姓联合立碑记其美德与懿行，地方政府逐年上奏朝廷，陈情彰表，撰文纪念者在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。

清道光18年（1838），程嘉焕终获圣恩，旌表孝子。同年程嘉焕牌位进县忠孝祠，置孝子匾，翌年又建孝子坊于五庙乡杨畈村程二房。祠、坊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，幸有牌坊顶部的重要构件保存完整，1999年，在原址处重建“孝子坊”。现今牌坊的主要构件，为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所建牌坊的原物——“圣旨”石额。“圣旨”二字为直书，端庄遒劲。双龙戏珠居中，龙身龙鳞龙爪活灵活现，清晰可辨。四周还饰有祥云、山峰、鲤鱼跃龙门等图案。整个构图大气端庄严谨，酷似一幅山水画卷。

除此以外，现程冲村新屋组老屋堂轩内还挂有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和2005年重刻的“孝子”匾。

◆ 边走边看

初识新河

罗光成

新河的风，与新河的阳光，是有辨识度的。

风，从洪山村口的元桥，混合着长江浩荡万里的气息，扑面而来；阳光，从陵阳山巅，浸润草木肌理的芳露，纷披横溢。这是初夏的新河，一个不事雕琢的午后，我们一行人行走在新河镇，新河的风，还有阳光，就这样以勃发的激情与甘馨的妙意，与我们耳鬓厮磨，沉淀心底的久远旋律悄然泛起——

我从堊上走过
堊上一片秋色
枝头树叶金黄
风来声瑟瑟
仿佛为季节讴歌
……

只不过，此刻，我不在堊上；新河距离深秋，也还有翻山越岭的路程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世间的诸多美好，有形的外在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承载；那些让人情不自禁的愉悦情绪，才是跨越时空的共鸣。

新河，原本叫黄檀。黄色的黄，檀树的檀，对，一种名贵树木的名字。

一种树木的名字，成为土地的标签；一种树木的性格，烙印成土地的符号；这样的树木，与这块土地上的生民，该是多么意气相投、彼此欣赏。劳作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民，对造物的赐与，又是多么心怀敬畏、感恩。

这里曾是偏于一隅的蛮荒之地。错杂的山，凌乱的水，贫脊的土，让诸多的植物望而却步，自甘沉寂。而黄檀，身份名贵的黄檀，却在生民们满怀希求的召唤下，对这块土地的蛮荒进行改写。生活的根系，孜孜扎进贫脊的深处；理想的风帆，高高迎向远来的春风。

一棵树，一棵志在云端生而有梦的树，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铸就了新河的前身，也让一代又一代新河人的血脉里从此流淌着不畏艰辛、励志奋进的黄檀精神。

东山河是新河镇一条标志性的河流，自南向北，迤迤迤迤24千米，把新河镇的圩口与村庄一路穿缀。而最初的东山河，像一个缺乏管教的野孩子，平日看去，也是一副乖巧的模样，而一到非常时刻，往往撒开脚丫，横冲直撞，胡行乱为，没了规矩。雨季，水头嗖嗖地冲，水势蹭蹭地涨，谁也不知道下一刻，它将冲向哪里。1954年，罕见的水灾肆虐长江两岸。像黄檀一样坚韧的黄檀人，胸中鼓荡起“改造河山，重整家园”的万丈豪情，开始书写改造东山河，除水患、兴水利、造福乡梓的治水新篇。拓宽、清淤、驯服、美化东山河，只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他们心中更美的蓝图，是接续东山河，重新开挖一条“新河”，让东山河通过“新河”，连接青通河，向着梦中的万里长江奔赴。

成千上万的民工，荷锄扛镐，汇聚水利工地；风旗猎猎，劳动的号子融化漫天飞雪。当一条宽广亮澈的新河横亘大地，人们奔走，欢跳，“新河”的名字由此诞生。

六十二岁的曹润生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。从十里岗村党委书记，转岗到镇农民服务站，近两年，镇上成立龙船调协会，曹润生又被推举为协会会长。

一进十里岗村村口，就听见锣鼓和唢呐的声音。一班身着红黄艳丽服饰的村民，正提着精巧的花灯，划着五彩的早船，表演着龙船调。

古老的龙船调，在十里岗村，在新河镇的上空，搭载着蓝天下如絮的朵朵白云，向着远方，悠悠流韵。

